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中

朱文华 许道明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中

朱文华 许道明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卷(1926—1937)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鲁 迅	(1)
现代史·····	鲁 迅	(6)
夜颂·····	鲁 迅	(8)
拿来主义 ·····	鲁 迅	(10)
死 ·····	鲁 迅	(13)
二月(存目) ·····	柔 石	(18)
为奴隶的母亲 ·····	柔 石	(20)
械斗 ·····	胡也频	(42)
欲雨的天色 ·····	胡也频	(50)
血字 ·····	殷 夫	(52)
议决 ·····	殷 夫	(55)
短裤党(存目) ·····	蒋光慈	(57)
丽莎的哀愁(存目) ·····	蒋光慈	(58)
丰收(存目) ·····	叶 紫	(59)
多余的话(节选) ·····	瞿秋白	(60)
蚀(存目) ·····	茅 盾	(66)

子夜(存目)	茅 盾	(68)
林家铺子(存目)	茅 盾	(70)
春蚕	茅 盾	(71)
包身工	夏 衍	(91)
上海屋檐下(存目)	夏 衍	(105)
义勇军进行曲	田 汉	(107)
五奎桥(存目)	洪 深	(109)
总退却(存目)	葛 琴	(111)
山峡中	艾 芜	(112)
包氏父子(存目)	张天翼	(129)
夜工	蒋牧良	(131)
山坡上	周 文	(144)
两种春天	徐懋庸	(157)
药	唐 弢	(161)
醉里	罗黑芷	(165)
给我的孩子们	丰子恺	(170)
倪焕之(存目)	叶圣陶	(174)
给亡妇	朱自清	(176)
命相家	夏丏尊	(181)
谈魏晋间文人生活	曹聚仁	(185)
水葬	蹇先艾	(189)
人海	台静农	(195)
银鱼曲	黎锦明	(201)
生人妻	罗 淑	(206)
八月的乡村(存目)	萧 军	(222)
手	萧 红	(223)

周夫人·····	施蛰存	(238)
梅雨之夕·····	施蛰存	(246)
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	刘呐鸥	(258)
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穆时英	(266)
街景·····	穆时英	(288)
西风吹到了枕边·····	陈翔鹤	(295)
一个女兵的自传(存目)·····	谢冰莹	(304)
死水微澜(存目)·····	李劫人	(306)
扁豆·····	苏雪林	(308)
醉了(存目)·····	熊佛西	(311)
季候·····	邵洵美	(313)
啼笑因缘(存目)·····	张恨水	(315)
迟桂花(存目)·····	郁达夫	(317)
故都的秋·····	郁达夫	(318)
猫城记(存目)·····	老舍	(322)
月牙儿·····	老舍	(324)
骆驼祥子(存目)·····	老舍	(350)
莎菲女士的日记(存目)·····	丁玲	(352)
家(存目)·····	巴金	(354)
红菊·····	缪崇群	(356)
鹰之歌·····	丽尼	(362)
雷雨(存目)·····	曹禺	(365)
日出(存目)·····	曹禺	(367)
老马·····	臧克家	(368)
大堰河——我的保姆·····	艾青	(370)
我迎着风狂和雨暴·····	蒲风	(376)

追悼志摩·····	胡 适	(379)
草木虫鱼小引·····	周作人	(387)
自己的文章·····	周作人	(390)
论政治病·····	林语堂	(394)
“管闲事”·····	陈 源	(398)
去看日本的红叶·····	方令孺	(401)
我不知道风——·····	徐志摩	(406)
再别康桥·····	徐志摩	(408)
雨巷·····	戴望舒	(410)
诀绝·····	孙大雨	(413)
海上的声音·····	方玮德	(415)
鸡鸣寺的野路·····	陈梦家	(417)
别丢掉·····	林徽因	(419)
压迫·····	丁西林	(421)
革命前的一幕(存目)·····	陈 铨	(436)
丈夫·····	沈从文	(437)
边城(存目)·····	沈从文	(455)
桃源与沅州·····	沈从文	(456)
桃园·····	废 名	(463)
菱荡·····	废 名	(472)
关家的末裔·····	李健吾	(477)
这不过是春天(存目)·····	李健吾	(488)
寒食节·····	芦 焚	(489)
皈依·····	萧 乾	(507)
蓑竹山房·····	吴组缃	(522)
一千八百担(存目)·····	吴组缃	(530)

宝马(存目).....	孙毓棠	(531)
古镇的梦.....	卞之琳	(532)
断章.....	卞之琳	(534)
雨景.....	方 敬	(536)
预言.....	何其芳	(538)
雨前.....	何其芳	(541)
谈“流浪汉”.....	梁遇春	(544)
秋天.....	李广田	(557)
山之子.....	李广田	(561)
山屋.....	吴伯箫	(569)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

鲁 迅

有许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不必再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 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并且在现在，不带点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作家或艺术家，就是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使容易失望。听

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又如毕力涅克和爱伦堡，也都是例子。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

现在，我说一说我们今后应注意的几点。

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

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譬如白话文运动，当初旧社会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许白话文底存在，给它一点可怜地位，在报纸的角头等地方可以看见用白话写的文章了，这是因为在旧社会看来，新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并不可怕，所以就让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满足，以为白话文已得到存在权了。又如一二年来的无产文学运动，也差不多一样，旧社会也容许无产文学，因为无产文学并不厉害，反而他们也来弄无产文学，拿去做装饰，仿佛在客厅里放着许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个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别致；而无产文学者呢，他已经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不必再斗争，批评家也唱着凯旋歌：“无产文学胜利！”但除了个人的胜利，即以无产文学而论，究竟胜利了多少？况且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

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太小，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

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譬如我们有好几种杂志，单行本的书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总同是这几个人，所以内容就不能不单薄。一个人做事不专，这样弄一点，那样弄一点，既要翻译，又要做小说，还要做批评，并且也要做诗，这怎么弄得好呢？这都因为人太少的缘故，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关于这点，我可带便地说一件事。前

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体，不过效果也很小。但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

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所谓韧，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前清的八股文，原是“进学”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转合”，借以进了“秀才举人”，便可丢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门砖”，犹之用一块砖敲门，门一敲进，砖就可抛弃了，不必再将它带在身边。这种办法，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在使用，我们常常看见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以后，他们便永远不见了，到那里去了呢？是因为出了一本或两本书，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写诗写小说了，所以永远不见了。这样，所以在中国无论文学或科学都没有东西，然而在我们是要有东西的，因为这于我们有用。（卢那卡斯基是甚至主张保存俄国的农民美术，因为可以造出来卖给外国人，在经济上有帮助。我以为如果我们文学或科学上有东西拿得出去给别人，则甚至于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治运动上也有帮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记得好像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

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提示】

本文系作者1930年3月2日出席“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稿,发表于同年4月1日出版的《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后收入1932年10月上海合众书店出版的《二心集》。

这一讲话内容的两个着重点(警惕“左联”作家变为“右翼”,怎样开展“左翼”文学运动),充分体现了鲁迅作为富有深刻的思想预见和丰富的斗争经验的思想家、文学家对于自己所钟情的真正的革命文学运动的期待,当然,期待之中含有由实际情况所引发的某种忧虑。

如果说这篇讲话是鲁迅切实地向住在“亭子间”里的左翼作家提出了可能是逆耳的忠告,那么十余年之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却是对那些主要是从“亭子间”跑到抗日根据地的革命作家进行政治训练。虽然两者之间自有其内在的联系,但更有因时间地点的变换而形成的差异。延安时期的若干后来被指定为“再批判”对象的人,在当时当地发表的某些作品和言论之所以不合时宜,原因之一显然在于他们看不到这种差异。

总之,对于鲁迅这篇也被称之为“杂文”的讲话稿,更值得把它当作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现代文学思想史)的一篇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的文献资料来读。

现 代 史

鲁 迅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直到现在，凡我所曾经到过的地方，在空地上，常常看见有“变把戏”的，也叫作“变戏法”的。

这变戏法的，大概只有两种——

一种，是教一个猴子戴上假面，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骑了羊跑几圈。还有一匹用稀粥养活，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的狗熊玩一些把戏。末后是向大家要钱。

一种，是将一块石头放在空盒子里，用手巾左盖右盖，变出一只白鸽来；还有将纸塞嘴巴里，点上火，从嘴角鼻孔里冒出烟焰。其次是向大家要钱。要了钱之后，一个人嫌少，装腔作势的不肯变了，一个人来劝他，对大家说再五个。果然有人抛钱了，于是再四个，三个……

抛足之后，戏法就又开了场。这回是将一个孩子装进小口的坛子里面去，只见一条小辫子，要他再出来，又要钱。收足之后，不知怎么一来，大人用尖刀将孩子刺死了，盖上被单，直挺挺躺着，要他活过来，又要钱。

“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Huazaa! Huazaa!”变戏法的装出撒钱的手势，严肃而悲哀的说。

别的孩子，如果走近去想仔细的看，他是要骂的；再不听，他就会打。

果然有许多人 Huazaa 了。待到数目和预料的差不多，他们就

捡起钱来,收拾家伙,死孩子也自己爬起来,一同走掉了。

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

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俗语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 Huazaa,不过其间必须经过沉寂的几日。

我的话说完了,意思也浅得很,不过说大家 Huazaa Huazaa 一通之后,又要静几天了,然后再来这一套。

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

四月一日。

【提示】

此文写于1933年4月初,发表于同年4月8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后收入同年10月由上海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出版的《伪自由书》。

以江湖艺人的“变戏法”种种来比喻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不啻是新奇而深刻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相当贴切的,鲁迅有诗曰:“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此变与彼变本是相通的。这篇杂文以主要篇幅描述“变戏法”的场景,直到末句才称“写错了题目”,由此点明主题,并在亦庄亦谐的语气中流露出沉痛的感情,这样的杂文笔法在鲁迅全部杂文创作中也是独具一格的。

夜 颂

鲁 迅

爱夜的人，也不但是孤独者，有闲者，不能战斗者，怕光明者。

人的言行，在白天和在深夜，在日下和在灯前，常常显得两样。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

虽然是夜，但也有明暗。有微明，有昏暗，有伸手不见掌，有漆黑一团糟。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君子们从电灯下走入暗室中，伸开了他的懒腰；爱侣们从月光下走进树阴里，突变了他的眼色。夜的降临，抹杀了一切文人学士们当光天化日之下，写在耀眼的白纸上的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只剩下乞怜，讨好，撒谎，骗人，吹牛，捣鬼的夜气，形成一个灿烂的金色的光圈，像见于佛画上面似的，笼罩在学识不凡的头脑上。

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

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马路边的电光灯下，阁阁的走得很起劲，但鼻尖也闪烁着一点油汗，在证明她是初学的时髦，假如长在明晃晃的照耀中，将使她碰着“没落”的命运。一大排关着的店铺的昏暗助她一臂之力，使她放缓开足的马力，吐一口气，这时才觉得沁人心脾的夜里的拂拂的凉风。

爱夜的人和摩登女郎，于是同时领受了夜所给与的恩惠。

一夜已尽，人们又小心翼翼的起来，出来了；便是夫妇们，面目和五六点钟之前也何其两样。从此就是热闹，喧嚣。而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黑狱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却依然弥漫着惊人的真的大黑暗。

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我爱夜，在夜间作《夜颂》。

六月八日。

【提示】

此文写于1933年6月，发表于同年6月10日《申报·自由谈》，署名游光，后收入1934年上海联华书局以“兴中书局”名义出版的《准风月谈》。

夜是诚实的，相反，光天化日才是黑暗的装饰，——这是本文所提出的富有哲理性的见解，其奇特的立意和睿智的认识，体现出作者作为严肃的思想家的社会洞察力。

全文用诗一般的语言写成，虽说其格调与《野草》中的若干篇什是接近的，但作为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专栏上的杂文，因时间，地点，环境的变换，以及作者本人思想水平的提高，已少了些隐晦和朦胧，多了些韧性战斗的技巧，由此全文的社会批判力量也就得到了强化。

这篇杂文以排比，复沓对称等修辞手法服务于思想主题的表现，又反映了鲁迅后期杂文的语言文字风格特点之一——华瞻。

拿来主义

鲁 迅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

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

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